考古学视角下的辽中京道建置考补

任　冠

内容提要　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史料，分析城址的规格和位置等信息，对辽中京道内恩州、临都馆、黔州、闾山县、头下穆州、隰州、头下和州、南和州、兰州、回纥城的地望和性质进行了讨论。

关键词　辽中京道　城址　建置　地望

按《辽史》记载，中京道内设京府一、其他府一、方州二十二、县四十二[1]。鉴于《辽史》疏漏讹误颇多，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，学界出现了一批史地考证类文章，讨论了中京道内的建置沿革和州县地望，并考补了部分《辽史》失载之建置。其中以冯永谦先生所做工作最为丰富，近年来张修桂、余蔚等学者更是针对辽代史地问题开展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。

但是梳理现有成果，发现仍有部分存在争议或尚未解决的问题。因此本文拟结合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，从目前发现的城址着眼，对中京道内恩州、临都馆、黔州、闾山县、头下穆州、隰州、头下和州、南和州、兰州、回纥城的地望和性质进行分析考辨。

（一）恩州与临都馆

恩州，刺史州，辽圣宗开泰年间(1012—1021)置。

《熙宁使虏图抄》曰："(出中京城)乃稍东北行……又三十里余至中顿。又十里余，路曲走西北，逾十里济三肤河，至临都馆，皆平川。经小坂，自路曲东出七八里，望之可见，曰恩州。"[2]项春松先生由此条目考证中京城北部的七家村城址为恩州治所[3]，虽然此说提出后学界未有异议，但是分析七家村城址的规格和位置，结合文献记载，笔者认为该城并非恩州所在。

七家村城址位于赤峰市喀喇沁旗西桥乡七家村西部，地处坤兑河北岸，城址平面近长方形，东西约280米，南北约250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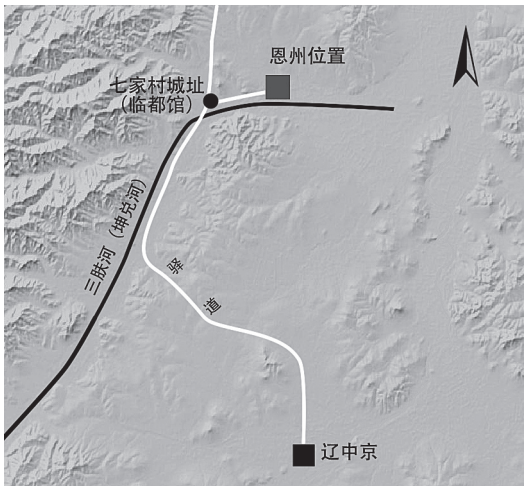
中京道内目前确认的刺史州城中，规模最小的潭州龙山县城址周长约1520米，规模最大的安德州朝阳五十家城址周长约2800米，其余城址周长多在2000米左右，如松山州城子村城址、榆州十八里堡城

‹1›　《辽史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，页545—554，中华书局，2016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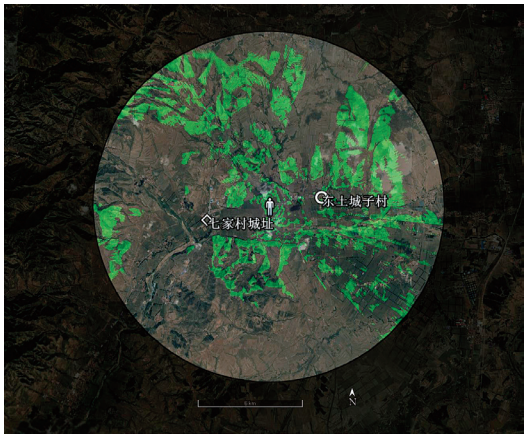
‹2›　(宋)沈括：《熙宁使虏图抄》，赵永春编：《奉使辽金行程录》页89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5年。

‹3›　项春松：《内蒙古赤峰地区辽代中小城镇的发现与研究》，《北方文物》1994年第1期，页40。

〔图一〕辽中京、恩州与七家村城址位置示意图



〔图二〕七家村城址以东3.5公里处视域分析图‹6›



址等。而七家村城址周长仅1060米，不符合辽代一般刺史州城的规格。

《熙宁使虏图抄》曰：“临都馆，南距中京七十里小西。”‹1›《薛映记》云：“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，又四十里至官窑馆。”‹2› 根据这两条文献，临都馆大体位于中京城偏西北约30－40公里，七家村城址正处于这一范围内。同时，七家村城址地处坤兑河北岸，符合《图抄》中“逾十里济三肤河，至临都馆”‹3›的记载。“自路曲东出七八里，望之可见，曰恩州”‹4›，可知恩州位于临都馆以东至少3－5公里处。七家村城址西侧紧邻山地，若将其定为恩州所在，临都馆的位置已进入西侧的山谷之中，与《图抄》中驿道走向相悖。而若将七家村城址定为临都馆所在，向北有平缓的通道，向东有开阔的平地，与文献记载相吻合。

结合以上几点，可证七家村城址为临都馆所在。在此基础上，梳理沈括所记驿道的里程走向，结合实际地形地貌，可以大体还原自中京城北上的路线〔图一〕。该驿道与当今道路基本重合，出中京城后沿山谷间平地穿行，向北过临都馆可至官窑馆、松山馆。

确定了临都馆的位置后，可进一步讨论恩州城的地望。结合“自路曲东出七八里，望之可见”的记载，对七家村城址以东约3.5公里处进行视域分析〔图二〕，图中绿色部分为可见区域。

贾敬颜在《胡峤陷辽记疏证》中曾提到：“恩州遗址，为今乃林镇西南二十里之土城子（在西桥镇之东）。”‹5› 但是文中没有说明该“土城子”的具体情况，目前可见的考古资料中也未查询到相关记载。西桥镇东侧约1.5公里处有一东土城子村，正处于可视域范围内，考虑到其村名，可能与贾文中的“土城子”相关，故将恩州城的位置暂定于东土城子村一带。

‹1› 前揭《熙宁使虏图抄》，页89。

‹2› （宋）薛映：《薛映记》，前揭《奉使辽金行程录》，页32。

‹3› 前揭《熙宁使虏图抄》，页89。

‹4› 前揭《熙宁使虏图抄》，页89。

‹5› 贾敬颜：《胡峤陷辽记疏证》，《史学集刊》1983年第4期，页8。

‹6› 图像中心人像处为可视域计算点，距地表相对高度2米。

（二）黔州

黔州，刺史州，辽太祖朝（907—927）置县，穆宗朝（951—969）置州。

《武经总要·北蕃地理》载：“（黔州）东北至望海峰五十里，东至显州五十里，东南至梁家务六十里，北至闾山县六十里……（白川州）东至黔州七十里。”[1]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载：“又（营）州南有废黔州城”[2]。白川州的位置可以确定，治所在今朝阳北票市四家板城址，显州的位置也可确定，治今锦州北镇市北镇庙城址，二者之间相距约85公里，据《武经总要》判断，黔州应位于二者之间偏东、距显州稍近的位置。

冯永谦根据这一记载，提出锦州义县东北28公里的永宁铺城址（据今地名改为复兴堡城址）为黔州治所所在[3]。但是余蔚认为黔州隶属兴中府，而复兴堡城址所处位置距兴中府所在朝阳市约75公里，之间隔有宜州和白川州两处节度州，将黔州治所定于复兴堡城址尚有疑问[4]。

复兴堡城址位于锦州市义县九道岭镇复兴堡村，地处大凌河与细河交汇处，城址平面呈方形，边长约500米。从规模上来看，复兴堡城址周长约2000米，符合辽代刺史州城的规格。

除白川州和显州外，《武经总要》中另有“望海峰”、“梁家务”和“闾山县”三个参照，其中“梁家务”和“闾山县”位置暂无定论。今医巫闾山最高峰名为“望海峰”，《辽史》有云：“（义宗）倍初市书至万卷，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”[5]，可见“望海”之称谓辽已有之。若以复兴堡城址作为黔州治所，东北距望海峰正好约25公里，与《武经总要》中所载里程相合。

按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记载，黔州位于营州（今朝阳市）南部，与《武经总要》所载地望相差甚远。涉及黔州方位的史料目前仅见上述两条，而朝阳市南部并未发现有相符的辽代城址。因此就现有资料考证，《武经总要》之说更为可信。

至于余蔚提出的复兴堡城址与兴中府相隔过远的论据，似难以坐实。大定府下辖神水县地望在朝阳市南或略西南，距大定府大明镇城址约100公里，之间更有节度州建州、观察州利州等建置。故就中京道情况而言，距离远近无法作为判定州县隶属关系的铁证。

综合上述分析，根据《武经总要》所载里程，结合“白川州”、“显州”、“望海峰”之位置，将黔州州治定于医巫闾山西麓的复兴堡城址〔图三〕。在此基础之上，可对闾山县位置做进一步讨论。

‹1› （宋）曾公亮：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一六下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九年山西刻本，郑诚整理：《武经总要前集（下）》页987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7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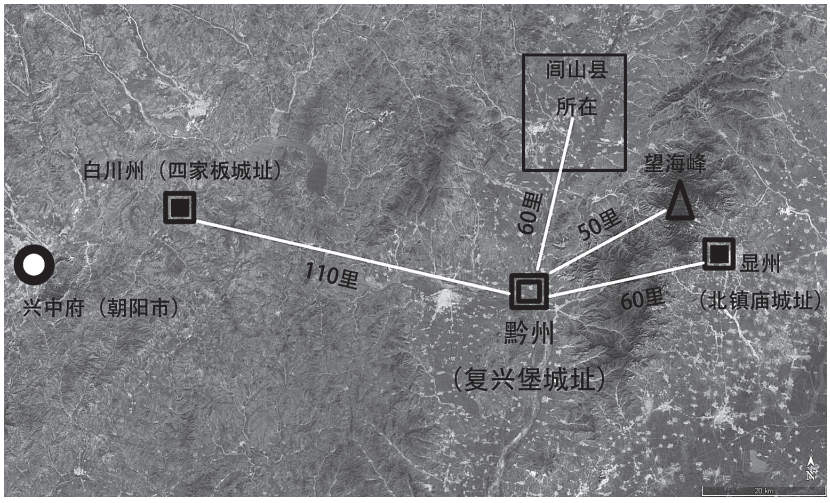
‹2› （清）顾祖禹：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一八《万全行都司》页837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。

‹3› 冯永谦：《辽宁地区辽代建置考述》，孙进己编：《中国考古集成·东北卷3》页1566，北京出版社，1997年。

‹4› 余蔚：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辽金卷》页285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。

‹5› 前揭《辽史》卷七二《义宗倍传》，页1335。

〔图三〕黔州（复兴堡城址）位置示意图



（三）闾山县与头下穆州

闾山县，隶属兴中府，辽开泰二年（1013）置。

《辽史》曰：“闾山县，本汉且虑县。”‹1›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记，（闾山城）“在营州西”‹2›。学界多据此认定闾山县位于今朝阳市西部。

辽代县名多因循山川水文，如神山县，“神山在西南”‹3›，松山州，“有松山川”‹4›。医巫闾山在辽代又称闾山，《辽史》中将两者并用，如“（海北州）地在闾山之西，南海之北”‹5›。因此，“闾山县”之名或与医巫闾山相关，若将县治定于朝阳市西侧，似与闾山相隔过远。

上文提到，《武经总要·北蕃地理》载：“（黔州）北至闾山县六十里。”‹6›黔州已考订为复兴堡城址，据此推定，闾山县地望应该在复兴堡城址以北约30公里，正处于医巫闾山西麓，符合“闾山”之称〔图三〕。

目前在该区域内，共发现2座辽代城址，分别为细河堡城址和城子村城址（阜新）。细河堡城址平面呈长方形，南北400米，东西314米，距复兴堡城址约20公里；城子村城址平面呈长方形，东西140米，南北120米，距复兴堡城址约35公里。从里程上来看，均与《武经总要》中“六十里”之数较接近。

冯永谦根据《武经总要》载“穆州，东医巫闾山，西中京四百里，南医巫闾山砦，北酒糟河”‹7›，考证细河堡城址为头下州穆州所在‹8›。但是阜新城子村城址同样符合《武经总要》中对穆州地望的记述。因此二者之中，应当一处为闾山县所在，一处为头下穆州所在。

细河堡城址周长约1428米，城子村城址（阜新）周长约520米。就城址规模而言，细河堡城址符合辽代县城的规格，而城子村城址规模较小，不符合辽代县城的规格，故后者为头下州的可能性较高。

‹1› 前揭《辽史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，页551。

‹2› 前揭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一八《万全行都司》，页836。

‹3› 前揭《辽史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，页548。

‹4› 前揭《辽史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，页549。

‹5› 前揭《辽史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二》，页52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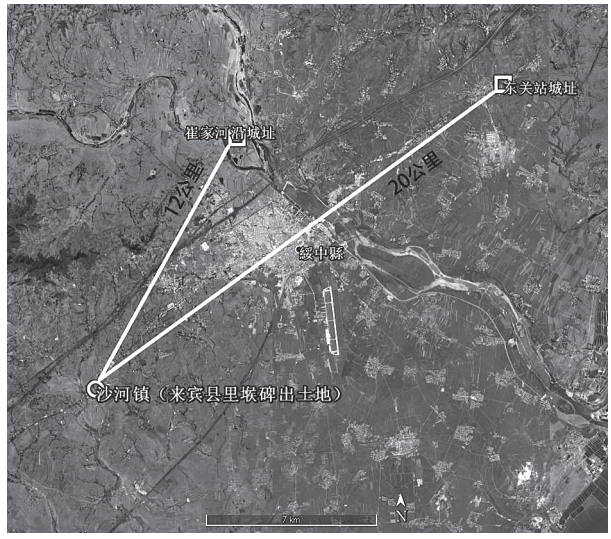
‹6› 前揭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一六下，页987。

‹7› 前揭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一六下，页992－993。

‹8› 冯永谦：《〈辽史·地理志〉考补——中京道、南京道、西京道失载之州军》，《北方文物》1998年第3期，页71。

因此，将细河堡城址考订为闾山县县治所在，城子村城址（阜新）为头下穆州所在。

〔图四〕东关站城址、崔家河沿城址及里堠碑出土地位置示意图



（四）隰州

隰州，刺史州，辽圣宗开泰年间（1012—1021）置。

《辽史》曰："慕容皝置集宁县。圣宗括帐户迁信州，大雪不能进，建城于此，置焉。"[1]许亢宗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中记有："自润州八十里至迁州……自迁州九十里至习州。"[2]此处"习州"应为"隰州"之误。

润州治今秦皇岛市海阳镇一带，迁州治今山海关一带，根据里程推定，隰州之方位大体在今葫芦岛市绥中县至兴城市一带。

明代《辽东志》载："海滨县，宁远城西六十五里，今为东关驿。"[3]海滨县即隰州附郭县，故隰州州治为明代东关驿所在，位于宁远城（今兴城市一带）以西约30—40公里处。

1962年发现在绥中县发现的"来宾县里堠碑"为讨论隰州方位提供了新的线索。里堠碑出土地为今葫芦岛市绥中县西南9公里沙河镇西南，碑文首句记："东至海滨界首□□刘兰头庄□堠卅五里。"[4]根据这一距离，刘谦提出隰州海滨县位于绥中县北约6公里处的崔家河沿城址[5]；冯永谦则认为隰州海滨县治兴城市西南约35公里的东关站城址（即明东关驿）[6]。两城相隔约10公里，与里堠碑中所载里程均较为接近。但进一步分析，碑文中记录的里程对应的是海滨县界，因此，碑文出土地与海滨县治所的距离应远于17公里（35里）。崔家河沿城址距碑文出土地约12公里，尚未达到碑中所记里程，而东关站城址距碑文出土地约20公里，与碑中所记里程相符〔图四〕。

东关站城址破坏程度严重，城址规模不清；崔家河沿城址平面呈方形，边长约250米。单就崔家河沿城址周长来看，也不符合辽代刺史州的规格。

因此，综合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，考订东关站城址为隰州州治所在。

‹1› 前揭《辽史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，页553。

‹2› （宋）许亢宗：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，前揭《奉使辽金行程录》，页151。

‹3› （明）毕恭：《辽东志》卷一《地理志》，孙倩点校：《辽东志》页44，科学出版社，2016年。

‹4› 冯永谦：《辽宁绥中县金代"来宾里堠碑"碑考》，《考古》1983年第3期，页268。

‹5› 刘谦：《辽隰州、来州城考》，前揭《中国考古集成·东北卷3》，页1963。

‹6› 前揭《辽宁地区辽代建置考述》，页1569。

（五）头下和州与南和州

头下和州与南和州均不见于《辽史》。《契丹国志》中“诸藩臣投下州二十三处”中记有“和州”[1]。1970年在朝阳市朝阳县发现的《刘日泳墓志》题为“大契丹国兴中府南和州刘公墓志铭”，内记有“重熙十五年柒月拾壹日薨于兴中府南和州私宅”[2]。

向南先生将墓志中的“南”作方位之讲，即位于兴中府南部的和州[3]。但该墓志在题首和志文中均采用了“兴中府南和州”之说法，故将“南”理解为方位似是不妥，冯永谦先生也据此提出“南和州”为隶属于兴中府的一处方州[4]。

既然墓志中所载为“南和州”，那么《契丹国志》所载“和州”是否存在尚需考证。除《契丹国志》外，辽金史料中均不见和州记载。元代大宁路曾设和州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曰：“和州城，（宁远）卫北百二十里。元初置和州，属大宁路，至元五年并入利州为永和乡。”[5]《辽东志》云：“和州，在宁远城境外一百二（十）里。”[6]考虑到元代州县多因循辽金建置，故《契丹国志》载辽代设头下和州具有一定可信度。

此外，辽代以方位冠于州名之前的，仅见“北安州”一例，与之相对，东京道设有安州，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北安州位于安州以北。根据《刘日泳墓志》，南和州建置可以落实，由此来看，辽代应另有一和州与之相对。

综合以上讨论，基本可以确认辽代曾置和州与南和州。其中和州为头下州，南和州为隶属兴中府的方州。由于兴中府下辖安德州与黔州均为刺史州，南和州既失载于史籍，其等第高于前两者的可能性较小，推测同样为一处刺史州。

关于和州与南和州的地望，由于缺少史料记载，仅能通过元代和州的位置进行推断。元代和州在宁远城（今葫芦岛兴城市）偏北约60公里，后并入利州为永和乡，大致在今葫芦岛市建昌县一带。在假定元代和州因循辽代和州地望的前提下，可展开进一步的分析。

该区域发现有3座辽代城址，分别为位置靠北的安杖子城址、位置靠西南的白塔子城址和位置靠东南的后城子城址〔图五〕。白塔子城址周边曾出土元代石棺，刻有“维大元国大宁路利州金山乡铁冶城居住”[7]，可知该城元代为利州金山乡铁冶城所在，与和州（永和乡）建置不符。

安杖子城址平面呈长方形，南北250米，东西200米，周长900米；后城子城址平面呈长方形，东西

‹1› （宋）叶隆礼：《契丹国志》页210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。

‹2› 陈述辑校：《全辽文》页372—373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。

‹3› 向南：《〈辽史·地理志〉补正》，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90年第5期，页80。

‹4› 前揭《〈辽史·地理志〉考补——中京道、南京道、西京道失载之州军》，页69。

‹5› 前揭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三七《辽东行都司》，页173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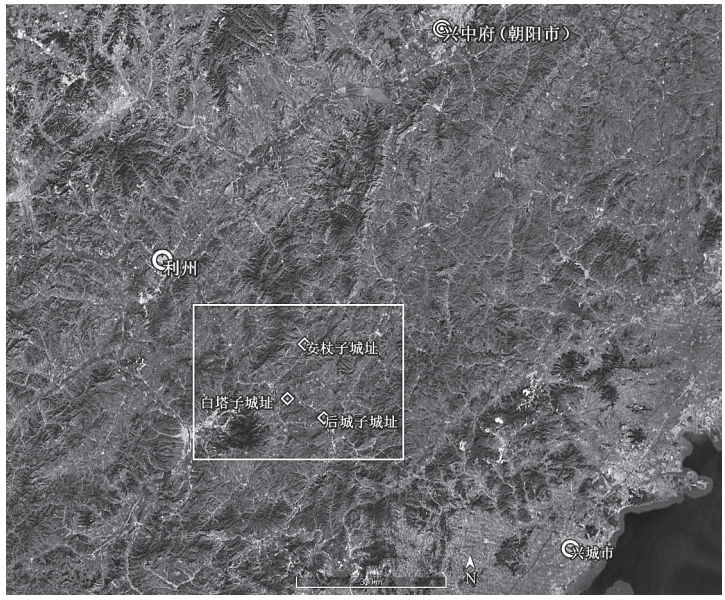
‹6› 前揭《辽东志》卷一《地理志》，页44。

‹7› 冯永谦、邓宝学：《辽宁建昌普查中发现的重要文物》，《文物》1983年第9期，页71。

500米，南北400米，周长1800米。从城址规模来看，安杖子城址可能为头下州城，后城子城址符合辽代刺史州的规格，从相对位置来看，后城子城址也恰好位于安杖子城址以南。

故在认定辽代设头下和州与刺史州南和州的基础上，可暂将安杖子城址和后城子城址分别定为头下和州与南和州所在。

〔图五〕安杖子城址、白塔子城址、后城子城址位置示意图



（六）兰州

《契丹国志》中刺史州条目下记有“兰州”‹1›。《金史》曰：“龙山。辽故潭州广润军县故名，熙宗皇统三年废州来属。有榆河。寨一，兰州。镇一，漆河。”‹2›《武经总要》云：“利州。辽承天后所建……西南至兰州六十里。”‹3›按上述文献所载，兰州辽为刺史州，至金代废州改属龙山县，位置在利州西南约30公里处，利州州治在今喀左县大城子城址，故兰州地望大体在今朝阳凌源市境内。

小城城址位于朝阳凌源市四合当镇王家窝铺村小城子屯，东北距利州大城子城址约26公里，与文献所载兰州地望基本相符。城址平面呈长方形，南北500米，东西300米，从城址规模上看也符合辽代刺史州的规格。

因此，凌源市小城城址可能即是兰州州治所在。

（七）回纥城

回纥城，见《金史·太祖本纪》：“（天辅）六年正月癸酉，都统杲克高、恩、回纥三城。乙亥，取中京。”‹4›《金史·完颜杲传》亦曰：“六年正月，克高、恩、回纥三城，进至中京。”‹5›根据《金史》所载，金军“癸酉”克高、恩、回纥三城，“乙亥”即破中京，期间仅历三日，按照里程，回纥城应处于高州至中京一线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虽然《金史》记述“克高、恩、回纥”，但该顺序并非一定与行军路线一致，回纥城也有可能在高州与恩州之间。

‹1› 前揭《契丹国志》卷二二《州县载记·刺史州七十余处》，页20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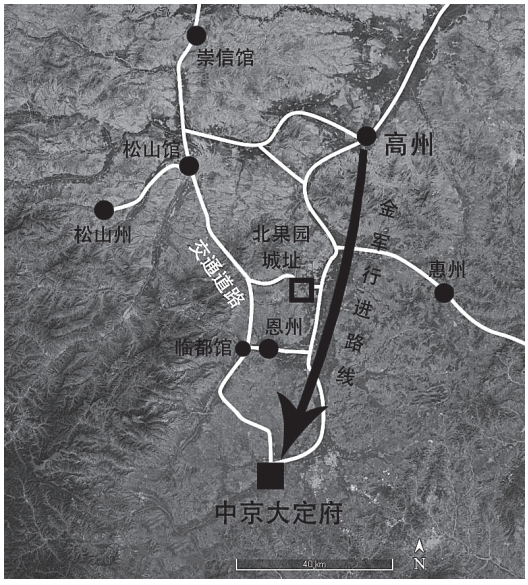
‹2› 《金史》卷二四《地理上》，页558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。

‹3› 前揭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一六下，页88。

‹4› 前揭《金史》卷二《太祖本纪》，页36。

‹5› 前揭《金史》卷七六《完颜杲传》，页1737—1738。

〔图六〕北果园城址位置示意图



中京大明镇城址与高州土城子城址（赤峰）间的直线距离约88公里，结合地形地貌，大致还原两者间的交通路线，主要沿老哈河及其支流较为平缓开阔的河谷分布。在该区域内目前建置尚未确定的辽代城址仅有北果园城址一处。

北果园城址位于赤峰市喀喇沁旗昌盛远乡北果园村〔图六〕，平面近方形，边长约280米。城址地处老哈河河谷西侧，南距中京约45公里，北距高州约42公里，向东沿山谷可至惠州，向西连接中京北至上京的驿道，扼守各处要道，交通方面四通八达。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契合文献中对回纥城的记载。

关于回纥城的性质，余蔚提出“应是大定府辖下之军城”‹1›，可备一说。但辽代军城多设于边防地区，中京道地处辽国疆域之中心，在此设军城与常制不和。另《辽史》有云“南门之东回鹘营，回鹘商贩留居上京，置营居之”‹2›，可见回鹘商贩有聚居之习惯。因此，回纥城可能并非军城，而与临都馆七家村城址性质相近，为商贸往来中转之处，由于多回鹘人聚居，以此得名。

综合以上考证，暂将北果园城址考订为回纥城所在，可能为商贸驿馆类城址。

限于辽代文献史料的简陋，在探讨相关问题时不免常有捉襟见肘之感。本文通过对上述各处建置的考证，从考古学的视角着眼，在多种技术手段的支持下，剖析城址本身的位置、规格等信息，为解读考释文献史料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和依据，也是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开展研究的一种尝试。

［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］

（责任编辑：项坤鹏）

‹1› 前揭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辽金卷》页298。

‹2› 前揭《辽史》卷三七《地理志一》页499。